三朝野記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光宗貞皇帝，爲神廟長子，母孝靖王太后。萬歷十年壬午，八月十有一日生。二十九年十月立爲皇太子。孝靖，故宮人也。神廟一日索水盥手，孝靖奉匜以進，遂御幸焉。賞頭面一副，既而諱之。孝靖有娠，神廟偶侍慈聖太后，宴言及其事，神廟諱曰：『無之。』【故事】：聖躬有所私幸，必有賜　　。隨侍文書房內閹即注明某年某日，並記所賞以爲驗。至是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，神廟面頸發赤，慈聖好言相慰調：『我年老矣，尚未弄孫。若生男，宗社之福也。母以子貴，寧分差等耶？』時鄭貴妃有盛寵，每與神廟戲輒呼老嬤嬤，暗行譏刺，神廟嘿然不自得，故誕生後一應恩禮俱從其簿，僅追封孝靖爲恭妃。越三年，福王生，遂進封鄭爲皇貴妃。給事中姜應麟疏言：『恭妃誕育元子，反今居其下，非所以重儲貳？』乞降旨，首冊恭妃，次冊貴妃。又即降詔，冊立元子爲東宮。奉旨，以應麟疑君賣直，降邊方雜職。科道楊廷相等求之，俱不應。嗣後，廷臣請建儲者，俱得罪，降削有差，緣鄭妃恃寵乞憐，欲立福王爲太子也。北上門之西有大高元殿，供真武，香火頗著靈異。神廟偕貴妃請殿行香，要設盟誓，因御書一紙，封玉合中以爲信。後迫於廷臣，而慈聖又堅主立長，神廟始割愛定立云。然旨遲至二十二年始始以皇長子出閣講學，二十九年冊立，次年成婚，冊妃郭氏，後追謚爲孝元皇后，時光廟年已二十一矣。

光廟初出閣講學，一切典禮俱從減殺，【故事】：講以巳刻，寒暑則傳免，至是定以寅刻，寒暑亦不傳免。二十八年十一月，大風寒甚，時尚未賜諭戴煖耳。光廟方出，諸講官入，郭正域即宣言曰：『天寒如此，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，玉體固當萬分珍重，即講官忝列禁近，若中寒得疾，豈成體統？宜速取火禦寒。』內閣俱圍爐密室，聞言始擡火出，乃克竣講。神廟聞之，亦不罪也。

光廟初出閣時，年僅十三，聰穎不凡，間有聞答，旁通大旨。一日，講官焦竑叩以：『維皇上帝，降衷下民，若有恆性大義。』應聲曰：『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。』董其昌問：『擇可勞而勞之？』答曰：『所謂不輕用民力也。』每講則閣臣一人入直看講，御案前有雙銅，【故事】：叩頭畢，從銅鶴下轉而東，西面立一閣臣，繞出其上，即語內侍移銅鶴可近些。雖不明言，意已然寓，衆皆歎服。

光廟在東宮危疑時甚，有前後妖書事，皆宵小輩窺伺內意，以爲神廟有易儲之舉，以此構釁造閒。且肆毒乾坤，各剪所忌，而門戶之名漸立矣。其事具詳《神廟實錄》，故不具論。至十一年，福王之國河南，而事始定。四十三年，又起挺擊一事，時東宮侍衛蕭條，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殿簷下打傷守門人，瑭輩共執之奏聞，始下司法提問，御史劉廷元疏言：『其跡涉風魔，貌似黠滑。』司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遂有瘋顛之說。提牢王之寀詳加詰問，乃有馬三道誘至龐、劉二中官處，與以棗木棍，令至東宮逢人即打，語多涉貴妃之寀。疏聞，科臣何士晉力言當窮其事。外議洶洶，神廟不得已召上慰諭，因率上及皇長孫、諸王孫詣慈寧殿聖母几筵前行告慰禮，召見郡臣，面諭曰：『太子，國家根本，朕豈有不愛？諸皇孫且振振衆多，何外廷疑朕有他意？』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：『皇上，東宮慈孝，語不甚明。』神宗怒責其恣肆，命拿送法司。復諄諄理前，諭命決張差、龐保、劉成等，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，又諭羣臣毋聽流言，爲不忠之臣，使本宮爲不孝之子。神宗悅，命閣臣速擬諭以進。誅張差於市，斃龐、劉二瑭於內。挺擊事方初起，中外驚駭至瘋顛之說，倡議者調其意有所爲，而王之寀直發逆狀，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爲然。形跡愈露，然必窮其由來，所傷實多。神宗念大臣無足與計，不得已自行召論。其不下二瑭，于理亦有深意，又賴上仁孝，曲爲周旋。法正而宮闈安，所全甚大。使是時福藩尚在邸中，則事更難處，而維時主瘋顛者遂以察典罷王之寀官，重削籍奪誥。何士晉亦外遷，則不平甚矣。

夏允彝曰：『挺擊之事之寀所訊張差，其言甚悉。』刑部各司官會鞫時，亦多相合，於是舉朝喧然，以爲國戚有專儲之意，貴妃亦危懼，訴於上，上命自白之太子。貴妃見太子，辯甚力，貴妃拜，太子亦拜，且拜且泣，上亦掩涕，爲斃二瑭以解。然東宮雖侍衛蕭條，何至使外人闌入？諸臣危言，使東宮免意外之虞，國戚懷惕若之慮，斷斷不可少顧。事連宮禁，勢難結案，若必誅外戚，廢親藩，度能得之神宗乎？從古有明行之法，有必不可明行之法，則田叔燒梁獄詞，亦調停不得已之術，何者？東宮固無恙，尚可以全骨肉也，乃必以此爲執法者罪案，是何心歟？

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七月，神宗寢疾，不食且半月，皇太子未得見，閣中止方從哲一人。科道各官叩闕請對，御史左光斗謂從哲，宜率百官問安。從哲曰：『上諱疾，即問左右，不敢傳。』給事中楊漣曰：『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，內侍不肯言，潞公曰：「天子起居，汝曹不令宰相知，將無他志？」下中書者行法。公誠日三問，不必見，亦不必上知。第令宮中知廷臣在門，且公當直宿閣中。』從哲曰：『無故事？』漣曰：『潞公不訶，史志聰乎。此何時，尚問故事?』從哲不答。明日壬辰，九卿臺省入思善門候問，甲午召見

閣部大臣，尋即出。皇太子尚踟躕宮門外，漣、光斗語東宮伴讀王安曰：『上病亟，不召太子，非上意。今日已暮，日晨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，而夜毋輕出。』丙申，神皇崩，次日丁酉，以大行賓天告於奉先殿，頒遺詔罷天下礦稅，諭云：『先年礦稅，爲三殿二宮未建，權宜採用，今盡行停止。各處管稅內官張燁、馬堂、胡賓、潘相、左秉雲等俱撤回，其加派錢糧，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，餘悉蠲免。』是時，稅監遍天下，小民塗炭已極，廷臣請撤者，月無虛牘，概行留中。辛丑冬，神宗抱病甚篤，追悔礦稅事，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。內閣沈一貫既承旨未即發，忽有內閹二十餘輩踉蹌來追，一貫猶豫未定，閹輒自相撲，流血被面。一貫懼，隨以封進，自是海內重受荼毒又二十年。至是，首詔傳免，民間歡若更生云。

令旨又念遼東缺餉，將士勞苦可憫，遵照遗旨，特發內帑銀百萬兩，解赴經略熊廷弼犒賞軍士，務沾實惠。

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20046&page=21

又旨：『发内帑銀百萬兩，解赴九边抚按官，酌量犒勞。并谕：二项共给脚价銀五千兩，沿途支费，不得骚扰驿送，其銀毋入太仓，差官即发。』给事范济世要从哲于北极门，言：『大行在殡，以令旨行，非便；宜封还留中。』御史张曰：『「留中」二字，天下方蹙额；且称奉遗命，正继述大孝也，何不可之有？』从哲缴送司礼，司礼曰：『上阅章奏，恒至夜分，某等何敢留？』遂发之。
谕礼部：『遵遗旨：皇贵妃郑氏进封为皇后。』尚书孙如游执奏曰：『本朝并无此例。其以配而后者，乃敌体之尊；其以妃而后者，则从子之义。先帝念皇贵妃，不在无名之位号；殿下体先帝之心，亦不在非据之尊崇。』辅臣从哲亦执奏如如游言。时郑踞乾清宫，托保视为名。知李选侍有专宠，因与请封后结欢；选侍亦请封郑太后相引重。上心知不可，未能显绝，赖阁部持之而止，贵妃始移居慈宁宫。凡朝谒尊礼仍一如神庙于慈圣故事。光庙此举以消谗间，以释疑城，诚为厚事，然非制也。宫制：宫中服饰器皿，惟后用黄，余皆用红。因贵妃有庞，神庙欲赐黄，慈圣不许；请之再三，乃曰：『皇帝讲分上，安得不听？』传懿旨：『東西宫皆赐黄』，神庙遂止不敢用。后孝端崩，一切宫中事俱付西宫范德妃权署，家范严正如此，况王升疏所述贵妃待孝靖者种种无礼乎？是时，穆庙刘昭妃尚在。熹庙登极，移贵妃于仁寿宫，而迎刘太妃于慈宁宫；传谕立后，俱用刘太妃令行之，礼也。
上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、南京礼部侍郎沈潅，俱册礼部尚书，俱入阁办事。二臣原系神庙亲点，批行未下。至是因辅臣方从哲催请，始下。又点何宗彦、朱国祚、刘、韩，各

升礼部尚书兼東阁大学士。又召旧辅叶向高于田间。时从哲独相多年，不协人望，廷臣言之再四，从哲亦具揭申请。闻时俞旨点用，前此所未有也。惟刘叶在京，即日到任，余各差官钦召来京。

谕礼部：封皇弟瑞王于汉中府，惠王于平阳府，桂王于東昌府；寻改惠王于荆州，桂王于衡州。差官督造府第，三王俱于天启七年某日同时出京就国。时逆阉用事，希图神器，故急遣藩封以弱根本也。

谕内阁：『朕今早御门，见各官随从多执洒金大扇，及驾回至省愆居，闻散班官于会极门高声喝道。朝仪严肃，岂容亵慢？可传示大小九卿科执等，以后凡遇临朝，俱要十分谨慎，仍前肆行违禁者，纠仪官指名参来，重处。』

先是户部主事鹿善继请道金銀花济边，奉神宗旨，降处，吏部为之请，方准服原官矣。

科臣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：一信任仁贤，二推广恩泽，三斥远嬖佞；又请停止金花銀兩。奉旨：『此项銀兩原系祖制进内，备犒賞诸费。朝瑞擅请停止，为大不敬。本当廷杖，念即位之初，姑从轻，降一级调用。』阁疏言：

『善继方蒙恩复职。倡金花者业及宽政；议金花者独蒙严谴，非一视之仁。乞免其降谪。』科道各官亦具疏救，俱不听。

吏部尚书周嘉谟疏闻：为国本建言得罪王德完等三十三人，又开矿税及他事误诸臣，请旨录用。时科臣周朝瑞有疏云：『尽人而起之，犹恐偶遗；即日而起之，犹为濡迟。就使疲癃羸，均宜沛之宠异，以候其自陈；又或旦暮古今，并当议其赠恤，以报诸身后。岂可令引领赐环，隐身绵上，赍恨长河也哉？』于是废闲皆起，一寺卿贰至十余人，各寺皆满，不可胜纪矣。起升邹元标为大理寺卿，王德完为太仆寺少卿。

邹公以萬历丁丑登第，值张居正不奔父丧，上疏争者俱予廷杖。公入朝，视赵用贤、吴中行、艾穆、沈思孝四公杖毕，归寓，草疏。次日诣会极门投进。值日内阉诸之，公曰：『吾告假本耳！』疏入，亦予杖一百，遣戍贵州。居正设起居谏垣，又以直言谪；再起再谪。至是以刑部郎家居，三十余年矣。世以其出处卜国运短长，命下，士论快之。王公则请笃厚中宫被杖者，一时并起。邹公已年高德劭，涵养粹然，有追论江陵者，公独曰：『江陵之过在身家；功在天下』，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。或谓其前半峭直，后半宽和，至訾之为两截人，又有訾之为伪学者。善乎倪文正之言曰：『自元标以伪学见驱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。学宫一席，俨然揖宣圣为平交，岂不可慨也哉！』至公再起，以疏为封疆诸臣请；所参，而周忠毅保之，一时同志，几成水火云。

礼部孙如游疏请册立東宫，言：『皇上毓德青宫，元子朝夕与居。顾复之爱，實以父而兼母；训迫之严，又以父而成人。今日有萬几，即欲与元子煦育提撕，势或不能。然则册立遣诏，先帝非直为皇长子虑，亦为陛下虑也。』

礼科杨涟亦疏言之，且历考册立故事，云：『今皇长子年已十六矣。以皇上御极未旬余，

较列圣册立之年为尚早；以皇长子历年如斯，而讲读未就，冠婚未举，较列圣青宫之日为已迟。』奉旨：『皇子年尚幼，质清弱，于禅服后，择吉行。』阁臣部臣复请之，言：『前四十三年先皇召群臣于慈宁宫，元孙在侧，已见丰采岐嶷，伟然有成人度，何至今日犹云清弱。服制：在民间为二十七月，在朝廷为二十七日。今择九月之吉，去释服已半月余，正与前旨今谕合，乞即赐允行。』始奉俞旨，上大行皇帝尊谥，曰：『范天合道、哲肃敦简、光文章武、安仁至孝显皇帝』，庙号『神宗』。先是阁议『显宗恭皇帝』，给事中魏应嘉驳之，曰：『昔東晋恭帝、南宋恭帝之号，当时光景，已不堪言。追维先帝，圣谟不可殚述。持众美而效之，光昭萬世，犹恐不至。乃草草举事，令盛不彰，何心哉？』既出，公论韪之，故得改拟今谥云。上不豫。上体素弱，虽正位東宫，供奉淡薄。登极后，日亲萬几，精神勞瘁，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。一日退朝，升座内宴，以女乐承应。是夜连幸数人，圣容顿减。十一日，寿节，传免。内医崔文升下通利之药。上一夜数十起，支离床褥间。郑贵妃日夕视疾，趣旨邀封太后，再谕内阁，下礼部具仪。礼部孙如游力言：『查本朝无例』而止。

给事中杨涟疏言：『臣等于十六日随大臣宫门问安，见有「头目眩晕，身体软弱，不能动履」之旨，各相惊骇！至询问所以大不安之故，知外廷所传进御不节流言，绝不相干；全是用药差误所致。臣等恨不食用药者之肉，传闻为内官崔文升。然则外传为兴居失节，侍御蛊惑，必文升藉口以盖其误药之奸。文升之党肆出煽播，以掩外廷攻摘之口。既益圣躬之疾，又损圣明之名。文升之肉，其足食乎！乞发司礼监究问处分，传示中外，并乞皇上沉心静摄，随意随时，召皇长子同众皇子承颜导喜于前，以发天性之真和。』

又言：『臣署事礼科，见都督郑养性揭收回封后成命一事。此事也，祖宗典制难干。妃所称封者，尊之以嫡母乎？则于大行皇帝有碍；尊之以生母乎？则于本生皇太后有碍。故养性之请收成命，正所以善安其始。在贵妃，今后养老别宫，省心回念，更所以善安其分，善保全先帝之明德于有终，与殊恩无已也。』二十一日，疏上，二十三日传召阁臣方从哲、刘

一燝、韩、英国公张维贤、部院周嘉谟、李汝华、孙如游、黄嘉善、黄克缵、张问达、吏部范济世、河南道顾慥并兵科杨涟共十三人入乾清宫，皇长子侍立。上曰：『朕在東宫感寒症，未痊，值皇考妣相继大丧，典礼殷烦，悲伤勞苦，不进药已兩旬了。卿等大臣勿听小人言。』

又谕册立事，从哲对曰：『册储已卜吉，宜移近，早竣吉典，以慰圣慈。』上因指皇长子言：『他伏侍人都有了，事多安了！』又谕册立贵妃，礼部孙如游对曰：『俟二后封谥，東宫册立诸大典既竣，当次第行。』上领之，诸臣叩首出。杨忠烈自述略曰：『二十日闻帝疾甚，涟私念郑虽出宫，李在左右。前封后之谕尚在，萬一弥留之际，串作遗诏，奈何？且署礼科事者何人。因在科草疏，已思不在成名，要在事济。故削去诸恶论，

以进御之言，并归之传闻流播，使上悦而赐览，或得停封，即事济矣。疏既上，亦分崔方用事；李庇之；上复病，不览文书。方为崔秘契，一发票，岂有全理？只待旨下诏狱耳。

『廿二日忽传宣兵科，仍传锦衣及阁部、吏科、河南道。既入朝孙宗伯语曰：「大洪何为上昨日本？不知今宣校尉乎？恐上怒！」涟曰：

「崔奸實误上，何忍不言？」既至左掖门，周太宰曰：「我前日正言，邹内官传进郑宫人，上未御，并未说误医。」涟曰：「此中外共传，何以不知？且涟前署礼科，如封太后事谕尚在内阁，萬一内阁从之，贻他日之祸，奈何？今日召对，死即死，不敢不争。」

『阁臣方偕新相刘韩二公至，周太宰、孙宗伯向方言：「今日特召杨兵科，恐为昨日本事，望为开解。」方曰：「宫中事原不好言，今圣体违和，恐怒不测，须杨公认一错。」周孙传语涟，涟曰：「上明明为奸医误坏，许世子不尝药，尚谓弒君，今明知而不言，相公尚谓我错？且郑贵妃子非太子，何以要封后？后谕何以尚在阁中？此等事如此含糊，我不要做乱臣贼子！不错！」

『周太宰曰：方老「先生是好意。」涟曰：

「岂不知是好意？只为我惜死耳！伤寒五日不汗则死，死何可怕？只『错』字说不得！」

『既进乾清宫，帝意甚悦；指今上语：「他的事安了！伏侍人都有了！封太后事已停了！」是时台省各俟宫门，恐诏杖，愿公本救。见涟出，乃共喜。『今小人并言系内相叫进。四十岁皇帝从空叫一官进，岂先帝亦今上冲年乎？没先帝召对美事，而蒙之恶名，不知此曹子是何心肠！』

二十九日，再召从哲等十三人于乾清宫。诸臣问安毕，上顾皇长子谕群臣曰：『卿等辅他为尧舜，国家事当尽心分忧！……』语未既，李选侍拉皇长子入，嘈嘈语，复趣之出。皇长子含愤而上曰：『要封皇后！』上色变，礼部孙如游因奏『封选侍为贵妃，臣等不敢不遵命。』

又语及寿宫，诸臣以皇考山陵对。上云：『是朕寿宫。』诸臣云：『圣寿无疆，何遽及此。』上仍谕

『要紧』者再。又问：『有鸿胪官进药者何在？』从哲对：『有李可灼自云仙丹，未敢轻信。』上命中使宣可灼进，诊视毕，言病源及治法。上喜，命进药，诸臣出，可灼与御医各官商确未决。须臾，乳姬至，趣和药诸臣复入，可灼用乳调药以进。上饮汤辄喘，进药乃受，上喜称『忠臣』者再。诸臣出宫门外候。少顷，传：『圣躬用药后，暖润舒畅，思进饮膳。』诸臣欢跃而退。可灼与御医各官留；日晚，可灼出，阁臣邀询之。可灼言：『上恐药力歇，欲再进一丸，诸医言不宜听。传趣益急，遂再进一丸。』阁臣复问：『服药后何状？』言：『圣躬传安，如诸臣退。』次日五鼓，内传宣召甚亟，诸臣趋进，而上以卯刻上宾矣。时九月乙亥朔也。盖可灼时从诸御医往来思善门，中使遍间

以达于上。其传奏姓名，不得而闻。是日以问安赐诸臣銀币烧割，可灼亦与焉。宾天后，犹奉皇长子令旨，赐可灼銀五十兩，彩緞二表里，则首辅从哲所拟旨也。

十日，上尊号，曰：『崇天契道、英睿恭纯、宪文景武、渊仁懿孝贞皇帝』，庙号『光宗』，葬庆陵。

董文敏曰：『贞皇临御四十日，感孚天下之人心，有在善政之外。当青宫毓德，有夔夔，无慄慄。内廷菀枯之形若弗知，外廷羽翼之激若弗闻。福王就国，抱持恸哭；张差发难，升前晓谕。神宗以贵妃属帝，即跪而对曰：「儿子岂敢得罪于天地？」遵奉遗命，盈庭之争，意不忍夺。即虞舜大孝，何以加兹？使帝之出震未久，而干蛊莫施，天下事有不可知者矣！』

荊駝逸史一 52